東觀漢記

卷十二之卷十四

東觀漢記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案范書本傳援封新息侯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

畜牧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闇內必幘然後見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隗囂甚重援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爲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述乃盛陳陛衞引援入交拜畢就館爲援制荅布單衣（案范書本傳荅作都）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

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援歸說囂曰

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案此語意未完當有脫佚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案范書本傳隗囂遣子恂入侍援將家屬隨恂歸雒陽會囂意狐疑後遂發兵拒漢援具言滅囂謀畫因使援將突騎往來遊說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囂降廣不答攷范書備載援書而無此文當由范氏刪落上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囂側足而立將士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川指畫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囂衆大潰援爲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

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中郎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嫺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蟣蝨無所復依書

奏上大悅出尚書盡數曰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因出
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剔之上以援為伏波將軍援上言
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為
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
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
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
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
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趾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
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

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塢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烝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書曰學龍伯高不就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阯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喋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獄援於交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案此下有闕文）孝武帝時

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三百匹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禹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没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

臣尚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上笑曰矍哉是翁也（案矍字范書本傳作矍鑠）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鄉

馬廖

馬廖（案廖援長子范書本傳廖字敬平封順陽侯）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五谿無功卒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上表長樂宮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案范書梁松歿於顯宗永平四年馬

氏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於時松歿已久此文有誤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案防援第三子范書本傳作字江平是書別本又作字孝孫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其各以案此下有闕文固等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

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帝建初三年防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絕席防兄弟二人案此謂防及弟光攷范書本傳光時封許陽侯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闥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爲光祿勳將緹騎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

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案范書本傳十月作十二月防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採用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爲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上不喜之數加譴責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馬光

馬光字叔山案光援第五子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監越

騎校尉視事帥厲吏士教習有方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寺治北宮章帝與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拜太僕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光前坐黨附竇憲歸國憲誅憲奴玉當誣光與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馬客卿

馬客卿（案客卿援少子）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馬嚴

馬嚴字威卿（案嚴援兄余子）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案班書元后傳王鳳弟譚封平阿侯子仁孫術皆嗣爵此平河侯王述當是平阿侯王術之訛范書馬援傳云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則述當爲嚴姊壻之昆弟此云姊壻父誤）亦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

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從司徒祭酒陳元受左氏春秋顯宗詔嚴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拜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爲

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帝自勞以手書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帝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革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也

馬融

馬融案融嚴第五子范書本傳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爲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瑟案范書本傳作

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棱

馬棱字伯威（案棱援族孫）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棱爲廣陵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郡界嘗有蝗蟲食穀棱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案范書本傳但云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此事失載）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别封於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案范書本傳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封陵鄉侯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有流殛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案范書本傳統

以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此疏議者以爲不可施行統復上言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曰陳其要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掠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梁竦

梁竦案竦統子范書本傳竦字叔敬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唈兮卒暴誅於兩觀

殷伊周之協德兮案周字疑誤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案雖疑作胥抉目眥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案此句疑有誤君名其旣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顚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

之俊乂臨泉瀆之神林兮東敎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襃忠孝以爲珍旣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敗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襃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梁商

梁商字伯夏案商竦次子雍子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

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閨閾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餒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商上書狠復超超宿德案此二句文義未明當有訛脫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

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郡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案帝作誄曰孰云忠侯案范書本傳商襲父封乘氏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所未曾有門

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梁冀

梁冀案冀商長子范書本傳冀字伯車嗣父商爲大將軍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僭侈作乎上軿車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卽大將軍梁冀妻也案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是詔策之詞卽大將軍梁冀妻也句恐爲後人加注而節錄者誤作正文又范書本傳冀妻孫壽封襄城君梁商傳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

此以虢開封君者爲冀妻疑亦有誤

梁不疑

梁不疑案不疑商次子范書梁冀傳不疑封潁陽侯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過少所任案此段與前梁冀傳略同攷不疑拜步兵校尉范書不載恐緣冀傳誤複

孫咸

讖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案此當是詔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十二

東觀漢記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案范書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上疏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思之杜詩薦湛疏（案范書本傳湛是時策免大司徒從封不其侯遣就國）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

人師行為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嚮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齗齗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盛

伏盛字伯明案盛湛子范書本傳作伏隆字伯文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詣闕上書獻鰒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産兄子也

伏晨

伏晨【案】晨湛少子翕孫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案】范書本傳霸河南密人追封謚則鄉哀侯有威重爲太子舍人從鍾寧君受律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

霸期年民至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爲尚書令深見任用

宋弘

宋弘案范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封宣平侯爲司空上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

令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引怒恐賤糶不與民爭利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屛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屛風後因謂

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歙

歐陽歙案范書本傳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至

歆七世皆爲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歆遷汝南太守
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
歆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
千匹

朱浮

朱浮案范書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封新息侯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
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
廷則爲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

守吏士疲勞蟣蝨生甲胄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
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
然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案此上下文闕浮為司空責國恩
以為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
室闇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為儀表為馮翊見府寺門卽
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
輕哉為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

馬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爲太子太傅及
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
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强
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
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
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
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

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太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爲漢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

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

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

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榦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

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
也昔曾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
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
食狃猱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
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
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
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
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
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

故曰樂也而猥相毀藝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憚之爲光祿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祿出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

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爲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代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案范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空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二十三年林薨張純爲大司空則是林代朱浮純復代林也此文有誤

張純

張純字伯仁案范書本傳純京兆杜陵人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爲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時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愼周密時上封事輒

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

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純臨終謂家丞翕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翕移臣臣時在河南家廬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

男皆典郡趙魏閒號爲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
偃長不滿七尺爲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
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范橫上疏
薦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
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
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
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
乃因燕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
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

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馮魴

馮魴字孝孫 案范書本傳魴南陽湖陽人 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玉玦 案范書本傳光武中元元年魴代張純爲司空三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

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至是復故爵帝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窻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魴所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馮石案石魴子柱次子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憙

趙憙字伯陽案范書本傳憙南陽宛人奮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憙使詣舞陰李氏遂降憙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

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彊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爲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憙守簡陽侯相救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爲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宴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憙

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日食免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明帝永平三年坐考中山相薛脩不實免非因日食也且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安帝時徐防始光武時未有此此文疑誤爲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憙爲太傅

東觀漢記卷十三

東觀漢記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案范書岑彭傳鮪淮陽人）等會城南淯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爲天子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雒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爲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雒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

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疑即曰且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彭爲殺羊具食鮪曰身爲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

所河津亭上即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雒陽案范書岑彭傳鮪明旦悉衆出降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成德侯鮪玄孫祀案范書不載鮪徙封成德坐殺人國除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案范書本傳作拔佩刀截馬當胸與此異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拜

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軍常
衣皁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
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
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等謀
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
謁者祝回爲涅長吏始殺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
後歸上上謂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
故人往卽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
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卽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卽

開城降丞說下懷上大喜與丞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
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
自闢從講室掃除至孔里丞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
阨急而闕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
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爲司隸校尉時
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
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丞劾
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
駕過須臾趙王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

道迫狹叱郜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永矜嚴公平以平陵鮑恢為都官從事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

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丞以度田不實被徵（案范書本傳時丞為東海相）詔書迎下丞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為兗州牧

鮑昱

鮑昱字文淵（案昱永子）泚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

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案范書本傳昱以永平十七年為司徒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初為上黨太守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

案范書馮衍傳世祖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與此異後邑聞更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忿邑背前約乃遺書責邑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

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

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號涉
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絶鮑氏之姓廢子都
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孼不
遵孝友疎其父族外附妻黨巳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
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邑爲
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馮衍

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
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衍少有倜儻之志更

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案范書更始二年吳漢爲大將軍斬更始幽州牧苗曾衍時爲更始立漢將軍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幾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値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

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
横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
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
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
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
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
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
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
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絶

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日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幷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心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束脩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

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行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集百姓驚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石陘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

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武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

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案范書本傳以此奏記爲衍勸鮑永之詞與此異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明帝以爲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壈失志以壽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案豹衍子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爲之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豹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案范書本傳此豹爲

尚書郎時事豹爲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王閎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簒位潛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案范書隗囂傳元字惠孟

東觀漢記卷十四